

0801

青年話生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
方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1. 6.

91

方正文史资料第四辑

出生入死话当年

方正地区反满抗日斗争史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
方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1.6

献 给

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

主 编：马维义

副主编：谢文霞

施家和

赵青林

校 对：于文才

艾新闻

6A1062

目 录

继承革命传统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马维义 (1)
流尽最后一滴血·····	李秋岳词 李 川曲 (3)
抗联,我成长的摇篮·····	邢德范 (7)
驰骋哈东·····	武振歧 (60)
地下烽火·····	张学勤 (93)
硝烟弥漫的日子·····	陈 魁 (111)
出生入死话当年·····	郑桂珍 (127)
“万昌队”战斗纪历·····	郑广居 (151)
大罗勒密设卡歼敌·····	徐春林 (156)
在战斗的岁月里·····	李 财 (157)
忆钟伯圃·····	孙玉清 (166)
范老在福德屯·····	葛 祥 (170)
风凶浪险·····	谭文元 (172)
斑斑血泪说劳工·····	李振清 (177)
伪满历闻录·····	杨青普 (181)
气壮山河·····	玄照发 杨兴江 (195)
碧血丹心是英雄·····	杨兴江 (200)
郑万昌烈士死难记·····	玄照发 (207)
血洒故乡 魂绕青山·····	杨兴江 (214)
宝兴地区朝鲜族同志的抗日活动·····	柴险峰 (221)
抗日堡垒户侯青山·····	玄照发 (228)
国兵训警察·····	赵青林 (230)
白大杆子轶事·····	杨兴江 (235)

继承革命传统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马维义

方正县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在这块土地上，方正儿女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过殊死的搏斗。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凶残的侵略者。他们在中国实行“杀光、抢光、烧光”政策。在他们控制区内搞“归乡并屯”、“保甲联坐”，对我根据地，则实行步步为营的“篦梳”战略。在这样“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里，方正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谱写出一曲曲壮丽凯歌，最后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桶子沟、猪蹄河、肖田地、沙河子、方正等战役，已堂堂正正地走进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史册，赵尚志、李福林、李秋岳、刘兴亚、郑万昌等光辉的名字，已成了众所仰慕的英雄。方正人民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而感到光荣，方正人民因为有这样的同胞而感到自豪。

《出生入死话当年》这部史料，征集工作始于1985年，迄今历时七载。征编这部史料的目的，在于再现方正地区的英雄儿女与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画卷，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从这部史料中，我们可以听见中共延方特支书记李秋岳烈士远离自己的祖国（朝鲜）到方正来，与中国同志并肩战斗，发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呐喊，我们可以看到气贯斗牛、敌人闻风丧胆的赵尚志将军的光辉形象；我们可以听见中共延方特支第二任书记刘世武同志临刑不惧，痛斥侵略者的演讲，我们可以看到执法如山、机智果敢的李福林将军的高大身影；我们可以听到英雄团长郑万昌同志塞肠拒敌扫向敌人子弹的呼啸，可以看到中共方正县委书记刘兴亚同志，在敌人监狱里忍受惨刑从容不迫的神态。从这部史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抗联战士转战山林、吃草根吃树皮，露宿雪野的艰苦生活，也可以了解到抗日群众支援部队同舟共济的鱼水深情。这些英雄儿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壮举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人类最高尚的情操。古老的中华民族所以能够生存繁衍，就是因为有了爱国主义这个伟大力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士沙场，马革裹尸，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南宋抗击金国入侵，到“九一八”捍卫我大好河山，中国人民这个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九一八”已与我们相距六十年了，人世沧桑，血与火的年代虽然过去了，可是爱国主义精神仍在世代伸延。当前，方正人民正沿着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轨道前进。我们继承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正兴亡，匹夫有责，为振兴方正献出我们的一切才能和智慧。

流尽最后一滴血

B 2/4

李秋岳 遗作

李 川 配曲

5 5 0 | 6 6 | 5 6 6 | 5 3 . | 2 2 0 |

别了! 风 光 绮 丽 的 祖 国。 别了!

别了! 风 光 绮 丽 的 祖 国。 别了!

1 2 | 3 3 3 | 2 5 5 | 3 $\dot{1}$ | $\dot{1} \dot{1} \dot{1}$ |

碧 波 荡 漾 的 鸭 绿 江。 别 了 亲 爱 的

碧 波 荡 漾 的 鸭 绿 江。 别 了 亲 爱 的

7 6 5 6 | 3[∨] 2 3 | 6 — | 5 5 3 | 6 5 3 |

母 亲 和 朋 友, 别 了 祖 国 被 压 迫 的

母 亲 和 朋 友, 别 了 祖 国 被 压 迫 的

2 3 1 | 5 — | 5 — | 6 5 6 | 5 3[∨] 3 |

人 民。 你 们 同 我 一 样 是

人 民。 如 今 我 怀 着 满 腔 的

2 2 2 2 2 1 2 | 3 3 3 3 | 6 5 6 — |

一 群 失 去 了 祖 国 受 压 迫 的 奴 隶, 你

热 血 远 涉 重 洋 投 奔 他 乡 异 国, 他

2 — | 0 2 2 2 | 1 2[√] 2 | 3 3 3 3 3 | 2 5 6 5 |

们 同 我们 一 样是 一群 无辜的 可 怜
们 一 样是 被 双重 压 迫 的 民

2 — | 2 0 | 6 — | 6 . 5 | 1 . 2 | 6 — |

虫。 长 期 的 奴 役
族。 他 们 一 样 是

2 2.2 | 1 2.2 | 3 6 | 5 — | 2 — |

唤 醒 了 我 们 的 觉 醒， 我
(222)

被帝国主义 侵 略 的 国 度， 那

2. 1 | 2 5 | 3 3 | 3 3.2 | 3 5 5 |

们 要 光 复 故 国， 我 们 要 摆 脱 这
里 有 正 义 和 真 理， 那 里 有 为 民 族

6 6 6 6 6 | 5 3 | 5.5 6 5 | 3 3 0 |

无 尽 的 苦 刑。 我 们 要 求 翻 身，
解 放 而 战 的 朋 友。 我 们 将 和 他 们，

5.5 6 5 | 2 2 0 | 5 5.5 | 5 5 5 | 6 5 3 |

我 们 要 求 解 放！ 我 们 要 挣 脱 这 无 情 的
一 道 战 斗 流 血！ 为 争 得 被 压 迫 民 族 的

5 6 5 | 5 $\dot{1}$ · | 6 6 · | 5 3 1 1 | 2 5 3 |

锁 链，起 来！ 祖 国 被 压 迫 的 奴 隶 们，
独 立，起 来！ 祖 国 被 压 迫 的 奴 隶 们，

5 5 5 6 6 | 5 5 3 3 | 5 5 5 5 5 | 3 1 2 2 |

我 们 的 热 情 如 海 潮 我 们 的 力 量 似 钢 铁
为 换 取 祖 国 光 复 为 劳 苦 大 众 解 放，

5 . 5 6 . 5 | 1 2 3 | 2 . 1 2 5 | 5 — | 6 · 6 |

我 们 团 结 一 致 握 紧 拳 头， 打 倒
情 愿 拚 掉 头 颅， 流 尽

5 3 3 | 5 · 5 | 6 5 | { $\dot{1}$ — | $\dot{1}$ 0 |

万 恶 的 日 本 侵 略 者。
最 后 一 滴 血。

李秋岳烈士简介

李秋岳，女，原名金锦珠，别名张志一，1901年生于朝鲜平安南道中乐郡。1924年到中国广州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到珠河中心县委工作，先后任县委委员、妇女部长、铁北区委书记等职。1935年秋任中共延方特支书记，1936年2月到通河县组织反日会组织。1936年8月在通河县北六方为敌人逮捕，9月3日被杀害于通河镇西门外，时年三十五岁。

编者附记

这首歌曲是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敏同志推荐的。

李敏同志对我县文史工作非常重视。她为我们查找史料征集线索，为我们组稿提供方便。这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与鼓舞。我们除了致以衷心感谢之外，只能用出色工作，回答她无私地关怀。

抗联，我成长的摇篮

邢德范

作者简介：邢德范，女，又名张素贞，1918年1月13日出生于山东省莱阳。1935年2月于方正县伊汉通乡得莫利村参加反日大同盟，10月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在牡丹江军区任副指导员，1956年转业任北京水电学校人事科长，1958年任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厅党委副书记，1970年起任黑龙江省石油化学工业厅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离休。

干姨把我引上革命路

我出生在登州府莱阳县西鲍村。1922年随父母讨荒来东北，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得莫利村落脚。在那里度日艰难，父亲久病不愈，为治病抬了很多钱，天天债主逼门。父母为了还债，于1930年狠心把年仅12岁的我，卖给了李家做童养媳。

卖了我也没还清债主的债，父母不得不逃往他乡，以后再也没见到他们，于是我成了孤儿。同村有个田姨，是我母亲的干妹妹，她时常关照我，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后来成为我革命的引路人。

在李家吃不饱穿不暖，天天起早贪黑。长工们起早进山拉木头，我就要半夜起来做饭。那时，我岁数小，个子矮，刷锅得上锅台。有一次，我困的实在厉害，靠在锅台边睡了，锅烧干了，我被大伯嫂打醒，她把我打的死去活来。

大伯嫂平时也常打我，她的孩子也经常欺负我，我非常恨他们，想过长大以后要报复他们。老太太对我很严厉，但从不打我，有时还给我改旧衣服穿。我想念亲人，经常从梦中哭醒。倒是干姨她经常来看我，我有什么苦和委屈都向她倒。

有次，干姨来了，接我回娘家。大伯嫂不同意，干姨说：“过去她是丫头，不让回家可以，现在是你们家媳妇了，我是她姨，接她回娘家住几天，怎么不行呢？”大伯嫂无可奈何只好叫我跟干姨走了。从那以后，每年种完地，挂锄，打完场，过春节，我都可以回“娘”家了。

干姨家经常有人来往，坐在一起象闲说话。时间长了，我也认识他们了，不知叫什么名字，只是叔叔伯伯，大婶大姐地叫。有时，他们问我是怎么到李家来的，我告诉他们是抵债来的，他们又说：“你起早贪黑干活，还吃不饱穿不暖，他们不干活还吃的好，穿的好，你知道这为什么？”我说：“人家命好，长辈留下的呗。”于是他们就给我讲地主是怎样剥削老百姓的。他们又问我，李家是怎样打我，骂我，不拿我当人看的。我不敢说，怕李家人知道后打我。我干姨问我什么，我就跟干姨说什么，后来那些人也知道李家是怎样对我的。但李家什么也不知道，这样，我的胆子也大啦，也信任他们了，什么都敢说了。

我家的邻居是“十家长”，他们开什么会，办什么事，都谁去了，只要我知道我就告诉干姨。

有一次干姨来找我，说百家长刘艺堂要开“十家长会”，叫我弄清开会时间和开会的地点。我想这可怎么办呢？明着问人家能告诉你吗？暗中又去问谁？后来我想出了一个道道。我跟大伯嫂说，我要去大姑姐家，学做活，她没有理由不叫去。在路上我慢慢走，这时，刘艺堂家的大师傅去买

菜，正好与我碰上，我问他：“张大爷，这么早就去买菜呀”？张大爷说：“今天晚上十家长都来开会。”我一听又问：“那么多人，有地方吗？”张大爷说：“人少在老爷书房，人多就到后面那个大房子里呀。”张大爷又问我去哪，我告诉他去大姑姐姐家。分手后，一溜小跑去了干姨家，给干姨送了信。

第二天，干姨告诉我，正当他们开会时，游击队来了，抓走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十家长”，用他们换了粮、盐还有武器。并且从这两个十家长口中知道了他们开会的内容。原来他们正研究抓共产党。干姨表扬了我，说我救了好多人的性命。

干姨时常给我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和剥削穷人的，日本人又怎样侵占中国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在我的心灵中，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逐渐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我们穷苦老百姓要自己救自己，推翻压迫自己的封建社会，赶走日本鬼子，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

有个叫苏云的女同志，是当时地下党的负责人，她也给我讲过好多革命道理，比干姨讲的深刻动听。她告诉我，游击队里有女的，我不信，她说这些女的连男人都敢比，我听后真想见见他们。有一次，我在干姨家住，干姨说：“我领你上山采野菜去。”干姨说完就领我上山了，她带我一会到这，一会到那儿，根本不是采野菜。不知走多远，忽然看见有一个窝棚，有一大群人，干姨说是游击队。我人小好奇往他们中间钻。他们对我们可热情了，给我们唱歌、跳舞。在游击队里可真有不少女的。都是朝鲜族人，汉语说得很生硬。

我和干姨回来后，我问干姨：“他们没有家吗？”干姨

说：“有，人家是出来闹革命的。”我又问：“什么叫革命？”干姨说：“就是把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自己解放自己，男女平等。”还有好多好多名词，我都不大懂。干姨说：“慢慢就会懂的。”从那以后，苏云同志也常给我讲道理，我也越来越开窍啦！也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

有一次，干姨突然来找我，让我把一封信交给大排队的关班长。后来才知道关班长是地下工作者。有两个特务发现了他的活动，要对他下毒手，组织决定他马上撤离，晚了就会有危险。我当时很为难，因为我没去过大排队，干姨见我为难，启发我说：“你大姑姐夫不是在大排队吗？能不能在他身上想点办法？”我一想，可也对，便来到大姑姐家。那天中午大姑姐吃鱼，我灵机一动，对正怀孕的大姑姐说：

“姐夫喜欢吃鱼，我给他送点好吗？”大姑姐听我一说，就让我送去。我一溜小跑到大排队，找到大姑姐夫刘福。我对他说：“姐夫吃完饭，帮我写一封家信吧，我托人捎回去，还有刚进门时，有人叫我捎一包东西给关班长。这位关班长我也不认识呀！”刘福领我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冲外面喊：“老关！来一下！”应声走出一个魁梧的汉子，我连忙上前使个眼色，接着把纸团塞在他手中。第二天，关班长请假去县里看病，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经过组织上的长期教育和考验，一九三五年二月，苏云同志找我谈话，正式加入反日大同盟。我的工作搞情报，具体任务是设法弄到大排队和村里头目开会的内容。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与“十家长”卓佳芦的二儿媳拜干姐妹。卓家是个老户，地面熟，房子多，院子大，还有几个护院的家人，厨子作菜又好吃，所以每次“十家长”和“百家长”开会，大都在她家。因为我和他儿媳的关系，就经常出入

他家。

卓家开始还死心塌地和抗联作对，经常出坏主意。游击队乘他孙子到江边玩的时候，把他孙子抓去了。孙子是他心头肉，可把他急坏了，他们家就这一个男孩，唯恐断了香烟。他费了好大劲，出了不少粮食、布、盐和药品才把孙子换回来。他虽然很纳闷，孙子上江边游击队怎么会知道，可他怎么也猜不到是我给干姨送的信。

我经常利用上山采野菜，拾柴的机会去山边看林子的老张头那玩，老张头那儿是一个联络点。抗联取给养，或者休息都在那儿。我经常听他们讲时势，看女战士唱歌跳舞，我很喜欢他们、佩服他们。我也想参加抗联游击队，于是多次找苏云和干姨，他们都以工作需要和我年龄太小为理由不同意我参军。

1935年秋天，游击队要广泛开展地方工作，召开了一个大会。在那次会上我见到了赵尚志同志。赵尚志同志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眼睛不太好，给人的印象非常干练。那次会上，赵尚志同志给我们讲了国内外的形势、讲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听着感到新鲜，抗联有女兵，红军里也有女兵，女兵也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我暗暗下定决心，当一名女兵。

那时候地方情况非常紧张，组织上经常告诫我，一定要坚强，要勇敢，更要不怕死，就是让敌人抓去，认死不能出卖同志，不能承认自己是抗日分子，决不能出卖组织，也不能被敌人的花言巧语所欺骗。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参加革命工作，让老李家打死也是白死，如果为革命工作而死，我也心甘情愿。

黑夜沉沉投抗联

一九三六年七月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组织上派人来通知我，说敌人已经注意我了，为减少损失决定让我参加抗联游击队。并约定当晚三更在大道上派人接我，规定以三击掌为暗号，接头后不许多问话，到地方他会告诉我的。当我接到通知后，心也不知是怎么了，跳得十分厉害，活也干不下去了，就假装解手，走一趟再回来，回来一趟再走。漫长的白天总算过去了，到了晚上，我就准备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几件衣服一双鞋，还有一把黄烟和火柴，把它放在一起包了一个小包袱，偷偷塞进草垛里。说也真倒霉，我那个上县里办事的男人偏偏从县里回来了。他母亲叫他到我屋里住，这可把我急坏了，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就说肚子疼，一会上一趟厕所。正在这时，他哥哥来叫他，说是日本人进村了，让他去参加欢迎。他不去，我就说：“你不去，哥哥又生气了。”他哥哥见他不去又来叫他，他扭不过哥哥，只得走了。不过我不能再等三更天了，如果他回来，我就走不成了，于是他前脚走，我后脚就走了。从此我永远地离开了李家。

我是从一片乱葬岗子走过，当时也不知道啥叫害怕，只想赶快离开。到了预定地点没有人来接我，我想可能是我来得太早了。我大着胆子趴在高粮地里，一直趴到三更天。按规定暗号击了三掌，听听没有回音。我站起来走了几趟，一面击掌一面侧耳倾听，还是一点声音没有。这可怎么办呢？我既然飞出来又怎么能回去呢？（后来我才知道，游击队派来接我的交通员途中被敌人打死了。）于是我向我记忆中那